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五十七

明　蜀人張　岱著

陳遇秦從龍朱升列傳

陳遇曹人先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大父三世皆仕元遇多智識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為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扁所居曰靜誠人稱靜誠先生　高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遇學識不群因以書聘之曰予惟胡人運盡豪傑並起予邀天眷渡江

而南遂下采石奄有建康余思古来帝業必有良輔方能成致太平爾靜誠先生江左巨儒材兼文武備以生民為念出而救世予不德詎敢以崇階胙土勸駕先生龍虎風雲氣求聲應要亦賢人君子之所不棄也速就徵車勿孤予望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既入見與語大悦運筴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諸計畫多秘不傳　高帝即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　高帝即大位遇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

禮教為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肖輿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洪武庚戌奉命至浙江還朝察有所陳贈白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馬甚奇適見之引漢故事以諫 帝大悅除太常少卿又辭 帝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名聞懷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多遇力為救解多

所保全　帝常諭曰先生有子令帶刀侍朕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圖補報　帝悅賜黃金對衣當是時　帝之寵禮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子年七十二病作醫療踵至尋卒　高帝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東園祕器賜葬鍾山

秦從龍洛陽人也仕元為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鎮江四方知其名　高帝遣徐達下鎮江謂達曰鎮江有秦從龍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為吾

訪之達至廬得之入告　帝命李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從龍與其妻偕至龍江　帝親出城迎入與同處王綵帛家朝夕咨訪時政從龍盡言無隱既而帝即元故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門外用爲南臺侍御史不受事無大小悉與咨謀客書漆板問荅左右不知也嘗稱爲老先生而不名或一至其家禮遇甚厚後告歸鎮江　帝出郊握手送之是年十二月從龍卒年七十二　帝聞悼惜未幾督兵至鎮江親哭

臨之命有司掌卹其家

朱升休寧人幼師同郡陳櫟博洽羣書聞資中黄楚望講道湓浦偕趙汸往學以元鄉貢進士爲池州學正秩滿歸蘄黄兵起升避居歙石門山研精覃思著述不輟　高帝師至婺召問宣徽閒故老耆儒賜布帛升應召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高帝悅其言尋即大位召授翰林學士禮樂征伐之議多所贊畫一日庭陳樂器上手擊磬命升辯五音升對忤旨

帝大怒起居注熊鼎從傍論救得解升出謝鼎曰微君升幾醢矣洪武二年以老乞致仕許之後不復見升所著有易書詩周官儀禮二記四書孝經小學旁註註解及書傳補輯註行於世學者稱為風林先生子同為禮部侍郎

石匱書曰陳靜誠三世仕元决筴帷中而卒不受爵其識見去青田遠甚後以疾終而黃金鑄像不啻去越之陶朱 太祖誠有以重之也 秦元之一薦靜誠

即以老退朱學正召對三言朕除中數語遂終身不見有魯連高蹈之風蓋我 太祖能委曲用人而又不奪人所守此其所以能籠絡賢豪也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八

明 蜀人張岱著

宋濂列傳

宋濂金華浦江人娠七月而生兒時苦風眩九歲善詩歌嘗騎白牛往來潛溪上自名白牛生至正己丑特授編脩以親老世亂固辭乃入龍門山著書已亥冬　高帝遣樊觀𡖖書幣徵至金陵　帝曰世亂奈何濂對曰顧明公不嗜殺人　帝悅建禮賢舘居之

命提舉江南儒學友諒平上平江漢頌召授皇太子經論莊陳大義善開諭 帝每嗟歎曰先生古人也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 帝常論黃石公三略濂進曰二典三謨大經大法具焉惟 陛下留意 帝頷之未幾卧疾予告至家表謝箋於太子皆儆語 帝喜褒答之謂太子當日誦宋先生箴一過家居三年起脩元史拜翰林學士時議封爵直宿大本堂討論達旦 帝嘗問災祥之故濂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

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春秋不書祥而記異有以也
其年坐失朝參左遷編脩旋晉國子司業橫經數百
諸胄子民俊具帖帖負墻四年坐考祭孔子禮稽緩
謫安遠知縣五年陞禮部主事擢贊善召對便殿
帝問帝王讀何書濂請讀大學衍義　帝取觀善之
令大書兩廡壁尋擢侍讀學士令集辨奸錄分賜太
子諸王又命序祖訓錄居同請編記　太祖起兵渡
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政治之祥為大明日曆

藏金匱示後世許之命濂與同及侍講樂韶鳳選海內文才開局成書濂同並總裁既成序進稱上度越前王者六挺生南服統一華夷功高萬古一也避亂民間初無興念憫民塗炭始取之羣雄之手得國之正二也百戰百勝未嘗推卹治政詰戎文武將吏仰成算而已獨稟全智三也動靜起居森若神鑒禮行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惠鮮小民恐一不獲唯墨吏黠庶是刑是威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宮中不預一

髮政外戚戰、循理閹寺給掃除而已家法之嚴五
也大師佩印領兵以從征伐凱旋上章歸士單身還
第兵政有統六也濂復與同詔爲言曆日藏天府人
不易見更倣唐太宗貞觀政要輯成四十類爲皇明
寶訓上之八年洪武正韻及大明律成具濂總裁命
侍太子諸王游中都多所規益濂在　帝前直諫不
爲文飾雖家事亦一一道之　帝嘗問濂昨飲客懽
否坐客誰餚果幾何具以實對　帝咲曰卿信人也

吾昨使人瞷卿果如是自是益親信既欲濂參大政
力辭曰臣徒以文墨議論事陛下無他技能臣不敢
每燕見命坐賜茶或令侍膳從容諮詢或時為文坐
濂榻下口授書之濂亦自以起家布衣被遇非常益
恭謹或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復問否者為誰濂
對曰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
凡為詩文必寓忠告嘗令七步詠鷹有戒禽荒語
帝適然曰卿可謂善諫矣濂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

輒焚藁 常大書溫樹二字於座右有問內事指二字示之 帝常與濂飲濂不勝桮勺 帝強之至三觴面赭蹣跚拜謝 帝懽咲賦楚辭一章以賜命侍臣俱賦醉學士歌時甘露降 帝御武樓召濂賜坐勑中使入宮取所儲甘露手注一卮賜濂曰此和氣所凝可延年却病與卿共之九年特拜學士承旨帝曰朕起布衣卿以草茅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朕欲官卿子以繼世濂屢辭不敢奉詔至是除子璲

中書舍人孫慎殿廷儀禮司序班　帝時休輙命筆札試之咲語濂曰朕為卿教子孫式侍從久　帝察濂微倦令共扶下殿三世官内廷當時異焉復詔太子選良馬御製歌以賜令侍臣屬和後致政歸　帝尤戀戀曰卿去何時復来耶告為我留遂朝夕左右凡半載始放歸賜文綺曰卿年幾何濂對曰六十有八　帝曰藏此綺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抵里即遣孫慎詣闕謝仍上太子箋勸學明治要

以副天下之望　帝褒答之　帝嘗廷譽濂曰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濂者事朕十有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之君子人乎匪唯君子抑可謂賢矣濂細目美鬚豐下平居布衣蔬食不問生產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頤目短視尋丈之外不能辨人形而能於粒米中書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八字點畫皆分明可辨所著有潛溪集蘿山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外國

購獲之不啻拱璧日本交趾高句麗朝貢使臣必問
太史公安否日本使歸奉勅請文以百金獻卻之
帝問濂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
帝深然之初濂陛辭請歲一入朝是年九月入朝
帝廷問者屢矣及見端門大喜太子諸王皆動色曰
從　帝遊歷觀關禁籞中侍食便殿夜分乃退　帝
常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歲
暮辭還　帝頗難而重違其意復遣中使賜上尊既

行後　帝問璲曰爾父途次安否對曰安復曰朕昨夢爾父咲談如平生璲頓首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何以形之夢寐嗣是萬壽節必至　帝與宴恩數尤洽一日從登文樓磴道峻躓焉　帝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来濂御命明年果不来　帝思前語延佇如故久之曰風梗耶使使眎之江口又不至曰先生其病乎急遣使至其家濂方與鄉人飲酒賦詩　帝聞之大慍使人即其家誅之是日高后同膳獨茹素　帝

問故高后曰聞誅宋師父妾不能救爲持齋以資冥福耳 帝色動即使使馳驛赦之十三年孫慎以胡黨坐法械濂至京將殺之太子泣曰臣無狀無他師惟 陛下裁濂死 帝怒曰俟汝爲天子而赦之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 帝且喜且罵曰痴兒子我殺人何與汝事因遍録諸救溺者衣屨入水者加三級解衣爲者皆斬之曰太子溺俟汝解衣而救之乎乃赦濂死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

至夔宿野寺侄傒語曰聞之佛書報應以類今與濂
也其夕投繯死年七十三葬蓮花峰下其後蜀獻王
爲遷之成都濂性疎曠不事簡飭賓客不至則累日
不冠幘或携友生放浪山水坐長林下談笑竟日自
以爲樂有言濂在侍從時　帝命濂作甘露頌賜酒
大醉歸爲門人方孝儒言之即酣寢孝儒候夜深未
醒即爲代草比曉濂起趨朝愕然謂孝儒曰予死矣
昨醉乃忘草頌孝儒曰恐悞公事竊爲代草之濂驚

喜不及關延懷之入朝　帝迎謂濂順何在濂出進之帝讀竟曰此非學士筆也濂復愕然　帝曰此勝先生濂頓首謝曰臣昨以賜酒過醉不能成章竇門人方孝儒代為之　帝立召見試一論五策立成　帝覽訖顧濂曰此生實勝先生即賜緋袍腰帶平定巾宴禮御復使人覘之孝儒坐上坐岸然高視　帝曰是人何傲因不留俾為蜀王府教授語太子有一佳士賚汝今留在蜀其人剛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

其大氣力寵門集及他史俱不載　弘治九年四川都御史馮俊奏濂在國初黼黻多功輔導著蹟真儒被賞述作可師久死遠戍幽壤沉淪乞加卹錄下禮部議復其官春秋祭葬　正德中追謚文憲嘉靖初錄其後人為國子生

石匱書曰宋潛溪才不及李白而寵遇過之使其稍不持重出以才人習氣其不爲輕狂佻𠊱者鮮矣乃座銘溫樹謹慎小心至老不倦然猶瀕死者淅焉微

高后太子雖百癧其不免矣青田潜溪並受主眷亦並受主疑名為見用而寔以礁砢終焉豈泰泰履聲之疑於二臣亦猶未化耶故始終為韓子房之取重漢高誠有以也

石匱書卷第五十九

明　蜀人張岱著

郭英列傳附郭興郭德成

郭英臨淮人父山甫　高帝微時過之山甫驚異留饌酒酣備陳天表之殊他日當大貴大貴毋相忘上去山甫語諸子曰吾視若曹殆非執耒者若皆可秉珪乃知繇此人謹事之因以子女入侍英兄名子興以興與滁陽王同名但名興其始起事滁陽王從

高帝渡江圍常州晝夜冒矢石衣甲生蟣蝨克漢及
吳往〻累創戰從大將軍取中原守於潼關與指揮
于光乘勝擊破元人來攻潼關兵追奔數十里元人
不敢一跡南從封鞏昌侯卒追封陝國公賜謚宣武
英長七尺精騎射年十八從 高帝起以謹厚見親
每直宿帳下從渡江征無錫傷右脇攻破常熟傷左
足攻安慶傷左臂攻高郵好傷右膝屢立功上呼為
郭四從征鄱陽身預金瘡敗漢禁江燒其舡友諒中

矢死或言英功英辭讓從征武昌戰保安門傷手足漢將陳僉同馳入 高帝軍直闖行帳英方畏劍侍側 帝呼郭四殺賊英應聲直刺之立斃 帝衣英赤戰袍曰卿吾尉遲敬德也從開中原以精騎三千破元通州從常將軍取太原請夜劫王保保軍潛以十餘騎入營常將軍引兵繼其後大克之兩與元偽王戰俘獲甚多箭傷面足累官驃騎將軍河南都指揮使使鎮河南 上以英女弟掖庭故至英第餞之

賜白金二十罌鹿馬二十二疋英至綏輯流亡遠通來歸日以千計期年戶口完增河南大治居五年移鎮北平士女遮馬數十里有泣下者既去生祠英英至北平元左丞乞中等聞英誠德來降者九千餘人上勞英上尊羊馬授龍虎將軍北平都指揮使居五年召還陞前軍都督府僉事是為洪武十三年其明年從潁川侯征雲南領兵五萬與都督陳桓趙馬撒道多隘諸軍欲深入英曰攻遠必自近遂先攻赤水

河路時久雨河漲英令軍中砍木爲筏出不意宵濟
生擒烏撒并阿容諸寨進赴曲靖越州閻索嶺明年
以騎兵五千攻江川椅子寨火之進降大理金齒克
廣南興西平侯攻安寧富民一日夜破靖州七寨傷
左股取仁德姚安援楚雄明年與潁川侯平蒙化鄧
川諸州前後斬首萬三千餘級生擒二千餘人收精
兵人馬數萬舡千餘艘蠻民降者數十萬戶雲南平
論功封武定侯二十年與大將軍馮勝討納哈出既

旋師王保ゝ弟詹同脫因來追英連戰數十合傷左脇箭中右脇佯呼虜傷甲竟却之其冬爲征虜右副將軍從征虜將軍藍玉討殘胡沙漠明年至捕魚兒海邏騎偵虜營不遠英令諸軍小憩飲馬啣枚卷甲倍道馳至虜王率十餘騎潰圍遁手刃其將蠻子太尉獲其金寶玩圖書馬四萬餘匹降其將士五萬餘人深入生擒虜將咬咬司徒及晨宗大尉與古達兒古不達剌王子等四萬餘人馬駝萬五千匹牛羊

輜重無算師還賜白金千兩鈔八百錠綵幣四十疋明年春與諸將同加賜賚遣歸鄉又明年獨召還賜坐權語命統禁兵京軍御史承祖劾英家奴百五十餘人擅殺男女五人不問也二十四年廣西阿剌失里冦邊英充總兵討之朵顏山俘其人口五百餘馬千餘匹逐至鴉寒山三十年為征西將軍生擒川陝賊高福興及黨四千餘人於沔後沐英兄弟齊通侯有功其女弟侍宮封皇寧妃一門貴盛而獨其弟德

成為駿騎舍人用甘酒自放　上從徳成都督力辭上變色曰以舍人二兄一女弟故〻提舍人等將之舍人辭何說也徳成免冠泣拜曰臣非草木不知上恩顧臣性懶慢甘酒不識緩急付臣事不理　上從我也人生不過富貴錢刀食醪肉隨意便了爾　上曰善人皆如此可以措吾刑　立賜黃封百罌助舍人飲金綫稱之益厚遇徳成一日侍宴後苑醉復免冠謝見禿顛上笑曰酒狂顛毛乃可數徳成曰臣猶憎其

多欲盡削之明日醉解大驚恐觸諱乃削顛披緇

上咲曰舍人若佯耶乃寔為之德成見其家二侯征鎮四方奏俘獻捷輒笑曰虚名亦可聽鄰苦亦可受曾如我飲中樂不莫大小數百戰身被七十餘創掄斬俘獲一十七萬最為人孝友仁恕恭儉誠實虜夜遇大風雪悉羅遶帳前環軍所攻克州郡戒殺禁掠封府庫收簿籍無一錢尺帛之私家居簡靜不治垣産天文地理百家莫不通貫以倫其書吏教訓子孫

事 高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慎眷愛雖隆益廣謹下
金瘡滿體橫直若刻畫每陰雨痛楚被命出征即日
啓行英毅之氣瀕老不衰 上晚節功臣已盡獨英
與長興侯備任使永樂元年〻六十九卒遣官祭賻
有加追封榮國公諡武襄大夫子十二人鎮駙馬都
尉尚永嘉公主女九人二為遼郢二王妃孫男二十
八人孫女十六人一為仁宗貴妃餘多有勳𠅘貴配
富貴壽考終始吉令人以比郭子儀云靖難後 高

祖功臣之世僅有存者武定侯與魏國西平三家而
已嘉靖時英五世孫勛嗣侯見寵勛見世宗方更定
郊廟禮儀上言臣始祖英與徐達諸臣開國之功同
能比烈達諸臣物故會當廟建之初臣祖英卒永樂
歲獨不得與功非僅劣以先後死也乞躋享太廟如
達諸臣下廷臣議皆言不可戶部侍郎唐胄上疏曰
臣惟皇祖開基二年正月乙巳始立功臣廟於雞鳴
山六月丙寅廟成列祀二十一人死者塑像生者虛

位臣謹按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死先據神卞壺蔣子文等廟所謂塑像者也其見在諸臣如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等所謂虛位者也是諸臣之功蓋 皇祖論祀之日已合生死之臣先定之矣至於太廟從祀古者所謂爾祖從享祭於大烝其典尤隆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太廟配享凡十三人永忠俞通海張德

勝孫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已死七人洪武二年正月丁未已躋在列九年始加封號贈謚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此皆皇祖親定以協大烝英所得侯平雲南也而非開國英侯之日太廟定祀十有六年矣此時且不得祀功臣之廟況敢望配享哉夫前代之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於其身漢明帝於其父皆覩當龍虎風雲之會目擊乾坤再造之時鱗翼攀附之

勞素孚於平居而山海倒排之機又燭於臨境共翊戴之功雖皆不負山河帶礪之盟而意氣之興則有出牝牡驪黃之外是以西漢元功十八東漢雲臺三十二唐凌烟二十四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我 皇祖享祀之定寓褒旌於血食比之前代尤重且悉故其品題爲尤精如六王元勳太廟功臣兩聯上祖俞通海以下六人與於配享皆取死事而茅成亦當時死事之臣乃惟與廟祀而已相從開國

凡五百九十三臣十二臣配享而外與於功臣之廟者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禎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而已而桑世傑者雖在配享又不得與於功臣之廟蓋其有無差次之間可以神會而非口舌能言筆墨可盡者位列先後今尚不可輕移有無額數況得而增損乎若勛所引祖訓首章得與於三公二侯五家之列其時以掖廷奉車之貴肺腑之託專言議親不問廟祀也伏惟陛下寢英配享

之議廟在天之靈慰聖祖當日之心領廟之廟慨諸臣萃聚之說而奕平生謙讓之精爽百世安食於其家廟不致忸怩非擬之旁則勸知孝而不知學之訣亦可洗雪而禮樂崇隆統一聖明之世矣世宗不聽竟進英侑享勵別有記

石匱書曰翟昌武定之不避矢石也可謂能帥其氣獨拳勇乎哉雖謝勳汾陽而榮寵加焉固不以宮掖之故也郭舍人酒德自全頹然天放柳又志遠矣

又曰武定侯侑享雖用勛故跡其當時所得畢世全功名可以知之矣異哉驍騎舍人誕焉自放於嚴主也詹胄之疏吾以此祝子魚之欲長衛焉

石匱書卷第五十九

明　蜀人張　岱著

廖永安永忠列傳

廖永安永忠者巢人也江淮亂兄弟結客保巢湖為左君鄉所蹙以水軍戰艦來歸　帝見忠年少戲謂曰黃口兒亦欲圖富貴乎忠對曰得事明王展尺寸無論少壯矣　帝悅爵永安水將以永忠副之出桐城大破敵於裕溪矢傷鼻不顧乘漲至青沙取鱭魚

洲諸砦定計渡江時風利帆駛直向牛渚守者立潰遂拔采石克太平永安留鎮江口屢敗敵舟授總管復取常林岡塘冒矢石破蕪湖擒陳也先父子授統軍元帥　高帝已定金陵令永安徇京口宣城毘陵諸郡偽吳兵寇瓜步永安乘夜逆擊大敗之大將軍圍毘陵久不下偽吳誘叛兵為梗永安自其壘來援生擒張德餘遂拔之已偕常將軍破池州復攻樅陽與俞通海等驅海寇獲其酋晉同知樞院事復與偽

吳兵戰福山大破之又戰狼山獲巨艦乘勝深入太
湖後軍不繼水淺舟膠與呂珍戰不利遂陷敵士誠
欲降之不屈因於姑蘇會大將軍擒張士德偽吳議
歸永安以易馬士德者吳謀主也　帝頗難之直許
以所俘三千人而吳不肯士德死永安亦竟不得歸
甲辰十月遥授楚國公以丙午七月卒年四十七
高帝御製文招魂以祭至偽吳平喪始歸　帝郊迎
賜誄配饗　太廟改封鄖國謚武閔永忠智勇過人

累立戰功永安之陷也忠適從大將軍復義興不及救　高帝哀之授樞密僉院繼其兄部曲攻趙普勝柵江營遂復樅陽偽漢犯龍江諸將俱據險忠率所部大呼陷陣諸兵從之敵潰復太平晋同知樞院已扈從皖城敵圍守　帝設疑兵間道而令忠以舟師擊破八十餘艘遂拔馬長驅至小孤次湖口距江洲五里許友諒始知窮蹙棄城遁忠復分兵下瑞吉臨江諸郡已從征南昌援安豐大戰康郎山具疾力以

飛舸進張定邊幾獲之又以七舟載葦荻實火藥其中乘風縱焚敵艦數百艘屢捷因邀其歸路竟殪敵捦偽太子善兒等其次子陳理奔武昌復僭號 帝還論功賜永忠田復率之攻理至武昌柵其門於江絙餘艎以遏之甲辰 帝親督永忠等併力急攻理勢窮乃降擢行中書省左丞從攻廬州敗左君弼狗江西未下州郡偕徐將軍取淮東克海安轉戰泰州時偽吳遣舟師駐范蔡港為疑兵 帝策之曰寇兵

初集吾度其有詐令不敢泝上流其計窮矣此不過
欲分我勢非有洪機搏戰之謀也永忠可率水軍扼
之寇徘徊自老乘其怠急擊勿失泰州破江都无解
矣未幾果如 帝策復從拔姑蘇將游軍往來湖雲
間屢敗吳師擢中書平章事方國珍遁入海島忠副
湯將軍共殲之珍降自明州略定閩中執左定檻送
建康湯將軍還 帝命永忠為征南將軍繇海道取
東西粵諭曰南荒割據民困久矣彼聞湖湘已平閩

侈汰失人臣禮則不學之過耳功罪相衡而辜不掩績朝廷之棄之也如腐鼠焉白馬之盟其可恃哉

石匱書卷第六十一

明 蜀人張 岱著

俞通海通源通淵列傳

俞通海其先濠之蒲塘人也父廷玉遷於巢汝潁盜起與弟通源通淵結寨巢湖自守妖黨左君弼據廬之閒 高帝駐和陽遣使間道歸欵乞為聲援 帝時渡江之舟楫得通海父子舟師則大喜自將至巢拔出之因水漲至桐城屯黃墩有雙刀趙者陰蓄異

志通海恣白帝挾兵歸營多載猛士暗兵攻蠻子海牙通海用舟如神於裕谿河拔其水寨敵大潰徑取太平攻行廊山涇縣克小花圩溧陽銀渚東壩及固城湖三汊口於灌渡橋獲快船從犫兆先俘其衆遂分兵歷沙港焦門克苗軍拔京口盡掠戰艦擢鏡軍元帥從取丹陽毘陵判樞院尋克江陰宣城寧國大浦口入馬跡山衝賊舫盡獲其衆經東洞庭山次胥口呂珍率師累至諸將倉卒欲西退通海不可曰我

寘退則情見彼集衆邀諸險以擊之將立盡故不如
與戰於是身先士卒矢石交下通海不爲動徐令從
者披已甲立艦上賊以爲真通海也不敢逼逡巡引
去已克吳江過敵血戰中流矢近右目鏃不可出竟
失明與廖永安平海寇再破雙刀趙復池州晉僉樞
院事攻安慶獲黃旗手舡從克銅陵撫九江掠蘄黃
大戰黃崔楼前四軍討叛將祝宗復南昌 帝喜曰
是斷陳氏一臂矣已友諒空國入寇通海等逆戰鄱

陽以六舟深入敵陣我師遥望久之以為通海戰殁少頃舟飄飄遠出如游龍士氣百倍踴躍懽呼乘之遂大破敵明日敵欲退我師先柵罌子口及横截左蠡遏其歸路通海乃議曰湖有淺舟不利回旋莫若入江據上游彼舟入必成擒矣移駐南湖嘴水陸結營敵果不敢出糧盡燒下流走禁江口通海等追擊敗之偽漢平晉平章事下廬州命守焉繕塘壕興衆工民以寧輯從征浙西克湖州拔烏鎮舊館轉戰松

江嘉定至減渡橋提兵桃花塢中流矢創甚以四月歸 高帝幸其第顧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 帝揮淚而去明日薨年三十八車駕復臨哭之慟賜葬聚寶山御製文祭之贈豫國公配饗太廟洪武三年改封虢國謚忠烈通海無嗣通源即軍中領其衆偕吳平章從大將軍征中原下山東沂濟益都克東昌穎州汴梁還渡河狥衛輝廣平臨青長廬皆克之已從入元都取山西諸郡督馮將

軍等會兵太原克河中魯臺趙慶陽開張良臣復叛率勁卒疾出涇州略其西路與大將軍掎角良臣援絶竟困死三年復征定西破王保保出連雲棧克興元封南安侯與世券已偕廖永忠伐蜀及大將軍出塞征甘肅具多戰功練卒北平者久之遷還督鳳陽田政刋廣有方改鎮雲南征廣南諸洞蠻俘斬無筭復練卒於楚雄定僰夷召四 帝慰勞之賜名馬二十二年令置第於巢未行卒年五十七初廷玉戰殁

安慶贈河間郡公而通海復扼姑蘇通源痛父兄死王事每戰輒感奮先登竟以功名自全卒逾年堂事起　帝寘不問而通淵繇是失侯淵以父兄故充叅侍舍人從大將軍征秦隴燕趙累立戰功擢僉都督府事征哈剌哈至捕魚兒海獲其酋長人畜以歸尋轉餉豫章二十萬石軍興賴以不匱行偏將軍征都勻龍塔諸蠻峒蠻寇六箐棘中出沒無常通淵直搗要害設方畧大破之夜沉寶慶其平　高帝多其功

封越嶲侯率師討建昌叛賊遂城越嶲二十六年奪券以家人還鄉建文元年召見　帝壯之曰宿將也授豹韜衛指揮使克神將燕師敢戰有功白溝之役遂殁於陣

石匱書曰俞氏之忠烈也世焉獨一虢國乎哉南安痛父兄死王事每戰輒感奮先登竟以功名自全而越嶲得跳脫黨禍戰光白溝非天之克成其美哉獨念其父子兄弟醢族蘁骸世以死殉而氣〻子姪並

無半組之榮其六何以風勵天下也哉

石匱書卷第六十二

明　蜀人張　岱著

吳良吳禎列傳　附耿炳文

吳良定遠人與其弟禎俱以勇畧聞　太祖起滁濠良兄弟以里中兒從行間常先驅多功軍中有秘機良能没水偵伺而禎異服為間諜　帝甚賴之和陽之變孫郭兩軍鬬城中急勑禎先還集精鋭且戰得不亂從渡江克采石破水砦摽方山營定金陵下京

口乘勝取溧陽良以鎮撫守丹陽禎從常遇春自銅陵入池州擒斬其酋獲輜重敵復以百艘來攻逆擊大破之擢總管尋爲天興右翼副元帥時僞吳據姑蘇跨有淮浙百估舟車所輳其人剽悍勍俠而士誠多詐數以金帛啗將士闚建康厓實江陰扼其要衝帝難所守特以命良擢判樞院諭之曰邊將者明封疆約束士卒而已外交納逋逃皆小利不足為彼以詐我以誠羊叔子所以困吳也慎勿輕與爭復命禎

增兵助守賊入寇舟師蔽江建牙君山距城三里許良以計破之賊宵潰禽其梟將朱定以歸已侵毘陵良遣兵間道往援殲之於梁溪賊自是氣縮不敢復泝金焦　帝召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憂車馬珠玉不足旌能儒臣宋濂等其歌詩美之未幾吳開漢誠入寇益急率舟師數百艘侵丹徒帝親討之良以兵來會賊乘潮拒戰陣方合良等縱兵夾擊大破之賊遁　帝行師江陰見良斥堠部伍

守禦甚設太息者久之曰卿非昔日吳起乎良在鎮十年枕戈浴鐵夜往々宿城樓上儉素自持而仁勇不妄殺士卒奉紀律無敢縱者又暇日延師儒講貫弦誦以節行風人囂訟之俗一變既克姑蘇遂命良移鎮兵民不擾先是舊館之役禎以奇兵取湖州授定遠將軍留戍已從破胥葑二門晉僉督府事復升征南副將軍偕湯將軍討谷珍禎夜渡娥江出其不意直抵車廄得降卒言賊已遁追至盤嶼急擊大破

之賊懼遂降自湖州海道狩至三山城下圍其水部三門克之後破劍州生擒陳友定歸次昌國平海寇於蘭秀山洪武元年封建親王以禎竟吳左相復從定閩陝與馮將軍駐慶陽為大將軍聲援三年大封功臣良封江陰侯禎封靖海侯與世券五年以良為征南將軍擊廣西右江諸蠻盡平其地深入險阻冒瘴霧破縢浪諸谿峒平之夷獠奉法令輸賦如內地良閒閩西邊而禎總舟師東戍遼調兵食轉餽周給

復出捕倭奴至琉球外俘獲以歸 帝每稱其弟兄
勞勩命良副李太師督鳳陽田政復建齊王府於青
州禎往來海上出沒風濤以十一年秋輿疾歸明年
五月死年五十二良長禎三歲後三年留青州卒
高帝震悼奠賻具如禮贈良江國公謚襄烈禎海國
公謚襄毅初 高帝為中山王造第表其里曰大功
良兄弟醉而慕過之問從者曰第曷稱大功曰無如
魏國公所以賜也良曰我等與魏國公皆從 陛下

左拮右捍以有天下　陛下獨表達里大功誰無功
乎　上聞咲曰姑徐徐於是為良禎人建宅一區於
江陰宅甚壯良子高建文中以總兵守遼東數以遼
東兵攻北平　成祖使人門高建文常疑之削高爵
既即位復之使守大同八年　上北征班師高稱疾
不朝縱家人給驛私役有司車牛擅以守邊官隨行
坐免為民洪熙初尚以前罪謫戍海南
石匱書曰大吳之守江陰何啻西河而其子不免編

泯然令容，以保世爵士君子不道之矣請海之籌海也勛馬與湯信公之烽戍海上相去天壤乃其食報不及信公萬分一漢固少恩若是哉而卒以兄弟醇，具得正襲方之馮傳微幸多矣

附耿炳文

耿炳文濠人與其父君用同歸　高帝，見質孫德崖軍炳文左右甚至從渡江拔采石取金陵皆父子相從領軍張士誠宜興之戰君用騰柵前死炳文代

父將下桐川取長興戰敗士誠將西門遂克之高
帝名長興州為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以炳文為總
兵都元帥守之炳文擊却士誠將原明上新橋興左
都元帥劉成擊却士誠將珍城西門久之攻永興翼
元帥府為永興衛親軍指揮司以炳文為指揮使復
興費聚擊却張士信兵獲其將興祖炳文以都指揮
守長興孤城血戰者十年當是時也北有吳良守江
陰當江之門南有炳文守長興扼吳之關士誠所以

不得北窺而傍徨轉戰於其東西境久之從徐將軍
遂取湖破蘇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大將軍征中原克
沂益諸州郡以鎮國上將軍從克汴河南大同懷慶
澤潞平陽太原復以其軍從大將軍征陝西元將張
思道李思齊夾武功栗川而陣炳文乘隙伺進一日
數挑戰身不解甲薦食者數日思齊奔鳳翔思道奔
涇陽而大將軍因得入陝炳文從中取割湅葆供億
西入軍洪武三年封長興侯與大將軍大破故元平

章乃兒不花於北黃河討平曲靖並昊諸蠻於雲南
興定遠侯隨北征哈剌哈獲故元餘孽及其妃后於
捕魚兒海殲妖盜於兩當以征西將軍剿平蜀寇獻
俘三千餘建文元年以征虜大將軍距請難兵於真
定屢敗撤回永樂二年刑部尚書賜左都御史瑛劾
炳文衣服器皿僭飾龍鳳玉帶用丹鞓炳文懼罪暴
卒子璿尚懿文太子女勇悍有武畧從守真定數請
炳文擣北平捲燕而炳文固守真定無餘力既敗璿

怏々曰悲洼及　建文帝已杜門稱疾竟坐罪死次
璥後軍都督僉事與吳高楊文守遼東高文不聽其
計盡靖難後亦論死
石匱書曰　高皇帝始取天下應吳漢相結使吳良
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先以翦漢羽翼漢斃然後併
力向吳亦惟二臣稱任使當時論者謂二人善守之
日吳已亡矣追後真定一出强弩之末不能穿縞是
則天意使然而長興墨守之功則不可泯也